

赌徒六猴又到木匠老鲁家来了。

老鲁正埋在一堆刨花里，打造一副棺材。六猴靠着门框旁，拧着一截猪肉，眯着眼嬉笑着看老鲁忙活。

你不用在这里等了，我实在是没钱了。就算我是开钱庄的，也经不起你这三天两头的借啊。听我老鲁一句劝，赌博这东西还是趁早不要沾了。

鲁哥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我六猴登你家门就是为了借钱似的。不瞒你说，我最近输得真惨，不过也好，输光了也没啥盼头了。可是，我除了赌啥也不会啊。我苦点没关系，可是我那个几岁的娃不能不吃饭吧。这不，我这次来是专程跟你学手艺的。希望鲁哥不嫌弃我，赏口饭给我爷俩吃。

老鲁从刨花里抬起头。六猴啊，你早有这样的觉悟，你婆娘也不至于跟人跑了啊。我这手艺一般是不传人的，可是你能为你家娃这样想，我老鲁也不能不帮衬着你。这肉你拎回去，给你家娃补补。孩子正在长身体阶段，可不能亏着。你就先学着劈木头、拉墨线，这年头木匠虽说不能大富大贵，可也饿不死啊。

我家也买了肉，这块是专门孝敬你的。你就收下吧，要不我也不好意思跟着你学手艺啊。末等老鲁说话，六猴就把猪肉拎到厨房里，然后跳进刨花堆里，拿着一块木头开始劈。

夜晚来临，终于等到了吃饭。六猴看着自己满手的水泡，疼得直往掌心吹气。

平时没干过活，刚开始都是这样的，等你干熟练了，手起茧了，皮厚点就不疼了。老鲁笑着对六猴说，来喝点酒，喝点酒就不疼了。

我听鲁哥的。六猴跟着老鲁坐到炕上，一个劲地劝老鲁喝酒。

六猴，你好好干啊。我当初学手艺的时候，那真叫一个苦啊。我在师傅门外跪了三天三夜，膝盖都肿了，求他教我手艺。师傅终于肯开门了，可是他让我回去，说什么也不肯传授我手艺。我就每天帮他挑水、劈柴、煮饭，后来，可能师傅被我感动了就留下我，让我去山里砍了一个月的树，粗细都有规定，每天只能砍一棵。多砍充数是不行的，山里有多少树，师傅心里都有数。那时为了砍一棵满意的树，跑好几个山头是常事。砍完后就劈，然后刨花，毫厘都要符

J

月光城 小说

王光龙

金刨花

蔡家冲的风是世上最勤快的风，无时无刻不在忙碌，跟蔡家冲的人一个样。冲口住家的刘木匠活到九十九岁了，还放不下摸弄了一辈子的刨子、凿子、墨斗和斧子，快断气的时候，让家人把他架到为重孙子做了一半的木椅前，要画墨线。手像拨浪鼓似的抖，线总算画上了，是歪的，几双手也架不住刘木匠的重量，瘫软在地，没了气，那是刘木匠这辈子唯一画歪的墨线。

蔡家冲风的勤快，跟蔡家冲的人还不太一样。人到了夜半，肯定是要歇的，不歇，第二天就没精气神。一夜不闭眼的人是受病痛折磨的人，也是做不了活的人，没人会计较。蔡家冲的人最在乎的，就是别人说他闲着，等于是骂他，说他没用，说他不如死了的好，白糟蹋粮食。人就是为忙而活着的，不忙的人还活着干什么，不如死了埋进土里，还能肥几棵庄稼。

风不懂这些，但从来不歇，夜半也是，梦里也是，眼睛一睁，就能看到风在动弹。风的勤快是能看到的，不需要一杆旗插在那，旗子在飘就是有风，蔡家冲的风是有形的，随处可见，也能听见，就是聋子和瞎子，也能听见和看见。当然，不是通过耳朵和眼睛，反正能听见和看见。老辈人说，聋子浑身都是耳朵，瞎子浑身都是眼睛。我曾费劲地瞅过，没找到，但他们的确能听见和看见，即使是墨一样黑的晚上，他们行动自如，这是事实。

风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扫地，

热情比蔡家冲最爱干净整洁的三婶还高。据三伯说，三婶特别浪费扫把，一把扫把用不到半个月就稀了秃了，三伯又得到竹园砍竹丝扎。别人家的竹园密不透风，三伯家的竹园是风玩耍的乐园。可以想象，三婶一天里的时间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扫地。也只有在三婶家的地上，风是最轻松的，得意洋洋，以为是自己的功劳。

风不只是有热情，还急躁，像急于表明已经能干活的毛孩子，随便一处地方，高也好低也罢，平也好坑洼也罢，甩开膀子，立马行动。风的动作是快，可毫无章法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横七竖八，左右开弓，总扫不干净，好不容易有屁股大一块没了脏，又被其它地方扫出来的脏进犯过来。忙活半天，不见成效的风恼了，又下了三分狠劲，动作更为威猛，气势更为浩荡，灰尘满天，草木皆兵，地动山摇，连早先的安宁和相安无事也没了。

竟然还没有效果，风很是沮丧，一瞬间的垂头丧气之后，玩心复萌，兴奋点迅速转移。与夏天的雷暴一个德性，响雷之下的期待还在浓烈和持续，丢下几点湿迹就收了场，纠缠在脚四周的尘土越发嚣张，漫天里的热气扭一下腰身，更凶猛地反扑。

此时，风的兴趣落在了花花草草和树枝树叶上，吹一口气，挠一下痒痒，抚一抚，扯一扯，逗弄，调戏，玩耍，怎么都是。还有人，人的衣服和头发，重新为人塑造形象，梳妆打扮，由不得你不同

C

月光城 随笔

丁迎新

蔡家冲的风

意不愿意不配合，更无法抗拒。满世界都是风捉弄的对象。除非躲进风无能为力的地方，比如屋。无能为力，是风用百般努力验证出来的，上中下前后左右，四面八方，全方位，立体化，三维四维，使出浑身解数地进攻渗透无效之后，才甘拜下风认了输。这种情况极少，属于凤毛麟角，风是羞于耻于谈及的，好在过后即忘。

蔡家冲是皱的，可能正是风的功劳。

一幢幢屋是皱的，屋瓦、墙壁、门窗、场院，包括屋里的家具和用品，看不到光滑的地方，最应该光滑的镜面也斑斑驳驳。有些，初始的样子和目标是光滑无疑；有些，年深月久打磨的目的无疑是光滑，但风全不同意，必须皱着才符合风的要求。于是，不皱也皱了，皱的更皱，慢慢也就习惯了皱，满足于皱，不以为皱。

一个个人是皱的，脸面、肌肤、衣着、情绪、心事，看得见的，看不见的，一律皱着。从皱里来，再到皱里去，中间肯定有过鲜亮光滑的时段，比如孩子的脸庞和皮肤，青春的勃发和激情，初裁制购买时的衣装，刚成家立业时的心性和面貌，鲜亮过，光洁过，不经意的时候，皱了，皱是必然的走向。皱了才正常，才合理，才是这方水土上的，那种另类是抗不过目光和唾沫的，迟早得逃离或者死掉或者从了众随了大流。

空布满乌云。难道是值钱的宝贝。六猴的酒顿时醒了，他溜回房间里，看见老鲁鼾声正响，就偷偷地拿着铁锹在院子里挖那一处亮光。

果然有一个坛子，六猴慌忙取出坛子，打开一看，满满一坛子水，正泛着金子般的光泽，像是月光照在水面上。六猴有些失望，心想，难道这老鲁真的没有钱？不过这坛子埋得这么隐蔽，夜晚又发着亮光，肯定是个好东西，埋回去太可惜了。六猴咕嘟咕嘟地把一坛子水全喝了，然后把空坛子埋进去，溜回了房间。看见老鲁还在打呼，六猴便侧身躺下了。

不一会儿，六猴肚子疼痛难忍，感觉一股热流从胯下缓缓流下。他知道自己尿床了。

已经三十而立的人还尿床，这传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。六猴赶紧穿上衣服，把被子遮盖在尿液上，一个人摸着黑跑回了家。

鸡鸣响起，老鲁伸了个懒腰。刚要喊六猴，却发现床铺上没人，被子掩着。老鲁掀开被子一看，床单上一堆刨花，金灿灿的。

一样样事物是皱的，孩子书包里的书本，抽屉里的布头纸屑，墙上的画，门上的对联，口袋里的香烟，祖辈的往事，人和动植物的身形动作，村人的传闻，庄前屋后的家长里短，旧邻新舍的恩怨，鸡零狗碎的话语，亲人的唠叨，藏在心间的心事，几经修改的梦想，等等等等，全是皱的痕迹和形貌、皱的内容和格局，像是一辈辈人述说不尽不清不透的命，天注定的范畴，不可违。

不用说，天地是皱的，日月是皱的，光阴是皱的，年轮是皱的，时间是皱的，蔡家冲的桩桩件件大大小小前前后后，都是皱的。

原因所在？蔡家冲的风是罪魁祸首。这是风的最得意之处，最自豪之作，最骄傲之举，其它皆可忽略，有此一功，风的威名和功业成矣。

这就是蔡家冲的风。

